

理解“美好生活”的三个维度

——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视角

吕幸星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分析,认为美好生活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依托、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引的客观存在与主体能力、现实与理想持续和谐统一的生活状态,其承载多重矛盾关系的统一,主要表现在主体形式、内容结构、演变进程以及存在形态方面。也正是这些矛盾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生活的美好化状态无限趋近于其终极价值目标。根据“现实的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美好生活的旨趣具体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确立、全人类的解放。事实上,这三种美好生活的终极样态在根本上是同一的,都指向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生活;美好;实践;基本关系;终极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044-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07

Three Dimensions to Understand "Good Lif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s Subsistence Philosophy

LV Xing-x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arxism's Subsistence Philosoph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 good life, dependent o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guided by correct values, is a kind of lasting, benign and united life state between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subjective ability and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 It carries the unity among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which has been manifested mainly in the forms of subject form, content structure, evolution process, and existence form. And it is these contradictions' dialectical movements that drive the good life state to infinitely close to its ultimate value goal. According to the three kinds of existence form of "real people", the purport of good life is manifested by the individual'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society, and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In fact, the ultimate form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good life i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that is,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ll mankind.

Key words: life; beauty; practic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ultimate value

美好生活是人类恒久的向往和追求。何为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不断跃升何以

收稿日期:2020-05-09

基金项目:北京市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XJK17AGD002)

作者简介:吕幸星(1991—),山西吕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可能?美好生活最终将要走向何方?这些既是现实问题,更是理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为视角,考察和审视这些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宏观层面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理论意蕴,进而指导人们合理规划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并探寻美好生活从实然走向应然的实践路径。

一、“美好生活”的概念解读

美好生活,由客观词“生活”与主观词“美好”构成。其中,生活是基于需要展开的全部社会活动,美好是主体对主客体运行状况作出的价值判断。美好生活,不是生活与美好在词法意义上的简单组合,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美好生活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人们得到现实的满足之后,对更高级的生活形态的愿景和向往。

(一)生活:围绕需要展开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概括和延伸

从广义上讲,需要是一切生物的生命表现,生命与需要同一,没有生命,就没有需要;没有需要,也就无所谓生命^{[1](P71)}。这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无法否定的。生活本身也是一种需要,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生活的过程就是人们通过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等以满足和发展自己需要的过程。既然如此,通过把握需要来理解生活便具有了可行性。

其一,自由自觉的劳动方式确定了生活的属人性。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其他生物体对肉体组织方面的需要在抽象的结果上并无区别,真正引起根本性差异的,在于需要过程中进行着的生产方式。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命也进行生产,只是这种生产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自发、机械地摄取自然资源,一旦所需要的某种资源缺失,就只能走向灭亡,恐龙的灭绝就是最好的例证。人则不同,人懂得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对象,甚至能“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自由自觉地从事生产劳动以适应甚至改造自然界,使对象物与自己发生功能性联系,并且只有不受肉体需要支配时才是真正的

生产。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便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表征着人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动物的生产只能称之为生存,只有人才有生活。

其二,人的生活领域随需要的不断丰富而无限扩展。经济需要在人诞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P158)}。与此同时,由于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人和人必然发生联系(两性关系、交换、分工),“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3](P684)},人的需要必然体现社会互补,社会需要成为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私有制、阶级、国家相继出现,政治需要开始产生。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作辩护;被统治阶级为在国家中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也开始学习和适应各项国家制度;一些不满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成员,尝试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而翻身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些都可以看作人的政治需要。此外,人类也有对清新空气、“绿水青山”等的生态需要及对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文化需要。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生活的无限性和广泛性。现如今,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文化需要相适应形成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活,生活就是这些领域内具体生活的有机统一体。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等。未来随着需要的丰富,生活领域也将更加广阔。

其三,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生活的层次性。人的需要层次在整体上表现为对象物的类别及品质的升级。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需要的划分,根据对象物的功用,我们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后一种需要是在前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的更高层级的需要。每一层级的需要状况对应一种生活状态,生活质量随需要对象的升级而不断

提升。当生存需要为主要需要时,生活就要创造满足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休闲旅游、饮食营养等享受元素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发展需要反映在生活中,即人们对更加光明的未来的追求中。

(二)美好:主客体关系运动的价值判断

“美好”作为一个描述性词汇,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产生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4](P406)}，“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代表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5](P53)}。据此,美好表现为对象物与“人的尺度”相符合的性质和程度。美好的正价值意蕴决定了美好只能用于描述永远趋向于更好的状态,一旦低于或持平于正常状态则只能称为糟糕或一般。它所追求的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达到主客体高度统一的和谐境界,“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6](P9)},即求真、向善、趋美。

那么,美好的评判标准是否唯一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这里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好的客体往往具有多重属性。美好总体现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但真正满足主体需要的并非客体本身,而是客体所具有的某种或某些属性。这就需要考察客体的属性是单一的还是多方面的。就生活而言,它具有多重属性,能够满足人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需要。它既有满足生存的属性,也有满足享受、发展的属性;既有满足特定群体发展的属性,也有满足特定个体发展的属性……这就意味着美好可以是对生存属性、享受属性、发展属性的价值判断,也可以是对社会属性或个体属性的价值判断等。另一方面,美好的主体具有多元性。既然美好反映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那么美好的判断就势必同时受“两个尺度”影响,即包括需要、目的、现实能力等在内的“人的尺度”,以及体现对象性质的“物的尺度”。人(群体)与人(群体)之间、不同社会阶段的同一个人(群体)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事物所形成的价值判断也不尽相同,这也决定了不同个人(群体)理解

美好的独特性。但不管怎么特殊,蕴涵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只有当“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基本一致时,人们才会产生对某物的价值判断与美好的情感表达。总之,只要主客体存在,主客体之间的运行关系就存在,价值判断就存在,对美好的追求就存在。由于包括美好在内的价值体现人的目标和尺度,美好总体现着对现实的某种超越意义。

(三)美好生活:生活与美好在实践中统一

根据对“生活”和“美好”的分析,美好生活体现的是一种生活与主体的需要和期盼相契合的状态。但“生活”与“美好”并不是天然的统一,而是在实践中,也只有在实践中,二者才走向一体,美好生活才不单是头脑中的意识,才成为可能实现的生活愿景。

实践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从生成逻辑看,美好生活以人为主体的,因生活而产生,也以生活为旨归。事实上,人和生活是同一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人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生活的过程。因此,对美好生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的分析,也就归结于对人或者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的确证。“劳动创造人本身”,劳动使手脚分离,双手解放;使语言产生;使人脑和意识产生。因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人与动物有了根本区别,生活才唯独表现为人的需要。大体上,人的实践活动分为两大类。一是改造自然,即生产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实践,这是第一位、也是最基础的实践;二是改造人,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以及观念和精神的产生。美好生活所涉及的“活动、语言、时间、文化、理解等都是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的多样性存在方式”^[7]。

实践是奠基美好生活的要途。“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P295)},这种追求着的目的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产品和物质生活样式,也体现在多样性的精神生活产品和精神生活样式^{[8](P105)},两者共同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图景。纵观整个世界历史,美好生活不是等来的、靠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

而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P196)}。人只有通过努力奋斗,才能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创造丰富且全面的精神生活资料。劳动成就美好生活,并且追求美好生活的劳动本身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美好生活反映了人们面向生活实践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9]由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又是社会历史性活动,因而,美好生活是社会历史性产物^[10]。这意味着,只要人类存在、实践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一直存在,它是一个承接性、延续性的历史性活动。美好生活既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上一阶段所设定的美好生活目标在现阶段得到实现后,紧接着又引起对下一阶段美好生活的设想……是什么促使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美好生活?除需要本性的内在促动外,是人们勤于劳动、乐于劳动的生活态度,是人们参与劳动所展现出的热情与享受。没有对劳动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体验和认同,任何人都很难不停歇地设定新的生活目标并为之奋斗。

综上,现实的人、需要本性、实践活动、价值判断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四者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而是在共同作用下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图式。其中,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需要本性为起点,以正确的价值判断为引导,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概言之,美好生活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依托、以正确的价值判断为指引的客观存在与主体能力、现实与理想持续统一的生活状态。

二、美好生活内涵的基本关系

美好生活承载着一系列矛盾关系,具有多重特征,这些矛盾是生活不断向着美好的状态跃升的驱动力。依据美好生活的展开维度,可以对其从主体形式、内容结构、演变进程、存在形态几方面加以把握,从而厘清其真正意蕴。

(一)主体形式:个体性与社会性

现实的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决定了美好生活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这是美好生活最基本

的辩证关系。美好生活的个体性,是指人们总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按照自己的观念、蓝图去追求和创造个体与社会的美好未来。美好生活的社会性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个体的美好生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范围内形成和展开,其表现和实现程度受社会现实的规约和限制;另一方面,美好生活既体现个体特殊性,也体现社会普遍性。个体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普遍意义的美好生活是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的最大公约数。由此可以看出,美好生活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不是相互敌对的、冲突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美好生活的个体性从属于社会性。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1](P6)}。人类特有的美好生活亦是如此,个体的美好生活总是从属于较大整体的美好生活。个体本位论者认为美好生活就是自我享受,他人和社会不过是利己的工具。这种观点将个体利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殊不知,即便每个人的出发点总是自己,“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11](P50)},个体利益所体现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也都是由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倘若个体的美好生活期待与一定“社会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违背,个体生活就失去了美好化的大环境保障,永远不可能实现美好生活。当然,还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12](P133)},他们眼中的美好生活不过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显然与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相悖,虽然有时候利用现有的社会条件可能会实现,但这种实现很快就会化为泡影。总之,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3](P7)}。社会也会为个体美好生活的创建提供价值引领和基本奋斗方向。

美好生活的社会性通过个体性表现。生活美不美好,归根结底是“每一个个体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验和感知”^[14]。因此,国家或者民族

美好生活的创造应该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相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谋求社会占少数的统治者的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旨在促成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的美好化,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充实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真正充分的自由^{[15](P65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经过不懈努力,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程,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物质主义”逐渐转向“后物质主义”,即在追求物质财富这一量变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神文化财富,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社会和个体双赢的中国式美好生活的事实证明: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好生活才能顺利实现,也才真正具有价值。

(二)内容结构:物质性与精神性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两大基本要素,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事实。美好生活之所以美好,在内容结构上既不是物质生活的全线退场,也不是精神生活的全面物化,而是美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良性互动、互生共荣。美好的物质生活包含丰裕的生活资料、优良的生活条件、和谐的生活环境等;美好的精神生活包含正确的生活观念、积极的生活态度、主体创造性的极大发挥等,使人自身素质提升和内在精神充盈。

美好物质生活是美好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生活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整个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脱离物质生活而存在。精神生活是对物质生活的反映,只有当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一定的精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言,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

都无动于衷。虽然精神生活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其归根结底也要通过物质手段来满足。中国古代的儒家虽身处封建社会但仍在精神上构建大同社会,尽管最终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就是缺乏现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人类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如果离开物质生活,就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美好精神生活引领美好生活的构建。美好精神生活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现实生活不美好的因素总是先在精神世界中获得改善,形成美好因子,为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准确方向和精神推动力,确保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不至于庸俗化、低俗化,同时也为美好生活提供崇高而又现实的衡量尺度和标准^[16]。综上,美好生活的构建与实现要注重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平衡或均等的美好化”^[17],保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合理张力,以促进美好生活的协调创造。

(三)演变进程:平衡性与发展性

美好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个兼具相对平衡性与绝对发展性的现实运动过程。所谓美好生活处于平衡状态,是指特定时期的美好生活有其特定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期待。即一定历史阶段内,美好生活的内涵、表现、实现的条件及主观感受不会有显著变化,只要此阶段的生活目标没有实现,这种平衡状态就不会被打破。所谓美好生活的绝对发展,是指美好生活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渐进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呈现和存在不同的美好生活追求,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他的美好生活向往也是不停转换的。

平衡性与发展性是对美好生活阶段性和整体性特征的概括,二者辩证统一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一方面,相对平衡为绝对发展奠定阶段性基础。从内容上看,美好生活不是断裂性、跳跃性而是接续性、递进式地升级。正如墨子所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后一阶段美好生活样态的形成总是基于前一阶段美好生活目

标的达成。温饱生活尚未得到实现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想象到现实的小康生活,更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从手段上看,人们以往实践活动形成的生活生产条件都将转化为现实进一步活动的预定条件。每一代“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2](P172)},这些实现美好生活的必备条件虽然会随新一代实际情况而作出一些改变,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生活展开的范围和趋势。可以说,生活美好化的实践,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没有对以往的实践活动的继承,新阶段的创新将难以发生,生活只能原地踏步,这意味着美好生活的终结。另一方面,绝对发展包含相对平衡,揭示和限定生活美好化的方向和趋势。美好生活的创造和实现不能一步完成,而是分阶段逐步推进的。“任何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后果是这个需要被平息,一个更高级的需要出现。”^{[18](P70)}旧需要的满足与新需要的生成同时发生,旧平衡的结束意味着新平衡的生成,新平衡又会变成旧平衡,进而引发新平衡的展开……人们美好生活的演变进程,就是新旧平衡的接续进程。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为例,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富裕生活,再到高质量生活,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努力实现),无论人们对美好生活作何种期待,无论美好生活将通往何种层级,在每一阶段都始终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并且不断向更高水平的平衡发展,如此稳扎稳打、分段推进、逐步实现,为美好生活的长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四)存在状态:实然性与应然性

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周而复始的低水平重复活动,而是指向未来的生成发展性活动。它不仅创造了现实的生活世界,也催生了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需要和新利益^{[19](P28)}。而这些新需要、新利益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便“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20](P238)}。“理想的意图”构成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并不直接等同于美好生活。这

是因为,美好生活不是纯粹观念上“乌托邦”式的应然,而是现实的应然,是从实然中探寻和实现的应然。

美好生活是实然与应然的同一。它虽不是对当下“事实”的感受和体验,却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2](P153)}中产生的,它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内在地蕴含着对现存自我和现实社会的扬弃,是现实生活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超越性活动。只是,这种超越并不率先反映为现实,而是启动、发端于人的思想及观念中,是人的意识的超前,即人在头脑中克服现实限制和束缚,构建未来将要达及的生活目标;然后才表现为人们在现实的实践中努力探寻从实然通向应然的桥梁,以期达到理想的彼岸。一方面,实然是应然的基础。“乌托邦”之为乌托邦,其天然的缺陷就在于“实然”与“应然”的内在链条断裂,忽视了“实然”的历史规定性,将“应然”设定为永恒的理想。与此相反,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的崇高构想是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的现实选择。现实生活存在的局限和缺陷与人们意识中的生活感受与评价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激励人们向往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就使得现实生活具有了超越性和应然性。而生活的应然也只有跳出头脑的思维框架,在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改造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现实地转变为生活的实然。另一方面,应然引领实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生活的未来总是承载着人们的价值诉求,以一种“向自主目标迈进、可遇而永远非自足”的精神状态激励人们按照某种超越现实的社会理想去塑造生活世界,它历史地开启和拓宽人的主体性展开和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可能性空间,为生活从实然迈向应然提供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

三、美好生活的终极价值指向

从人的三重存在形态出发(个体、社会群体、人类),将美好生活置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宏阔视野内,更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

的旨趣。与“现实的人”的存在形态相一致,美好生活的旨趣具体表现为三种状态。但事实上,这三种美好生活的终极样态在根本上是融合在一起的,融合于每一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也即每一个体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过程中。

(一)就个人而言:全面自由发展

关于人的发展走向始终是人类史上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自然把未完成的人放在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做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21](P228)},正是这种未完成性、未确定性给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但不管可能性如何,总归有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最理想的境界,这就是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即为可以不局限于某些特殊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形式,充分地占有自己的全部属性的人。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基础上指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35)}。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不仅应该占有其出生时就具有的自然属性,还必须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并且占有后天形成的、全部的社会属性;其二,人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社会关系是什么样,人的本质就是什么样,有助于人丰富且全面占有其本质的是一种丰富且全面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唯有在丰富的社会活动中才能实现。美好生活既作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存在,又作为一种历史的生成过程而存在,人们追求并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就是和谐的社会活动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从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关系和环境源源不断地获得有益于增强其主体性的力量,获得展现及实现其自主、自觉和自由的能动性特征的机会,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广阔的平台。可以说,美好生活的创造过程就是人的本质不断丰富、人不断占有自己本质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同时,人只有不断追求自己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充分而正确地发挥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来创造美好生活。“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能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20](P409)},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是一致的,社会将会达致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取决于人发展至什么程度。对于处于异化劳动奴役下的工人,“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11](P174)},除了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他们丝毫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乐趣^[22],他们全部的劳动仅仅是为了摆脱生存问题的困扰,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有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好生活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136)}所谓改变世界,本质上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批判性改造”,即解决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实际地否定束缚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社会关系,提升人的本质^{[23](P7)}。“人为活着而生活,同时人更为有质量或更有价值的生存而活着”^{[24](P67)}。人唯有不懈地坚定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和信心,不断地要求自己合理地解释世界、解释生活,不断地要求自身有限性地突破,不断地提升自己创建并且驾驭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的能力,才能为美好生活的生成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就社会群体而言: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群体,即“由人和人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形成的存在物”^{[25](P86)}。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生产力水平、利益关系、价值理念、心理状态等结成不同的社会统一体,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形式即为社会形态。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①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表达不尽相同。

在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始社会,解决生存问题是全体成员全部生产劳动最主要的目的,能够生存似乎就是他们所能想象的美好生

活。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成为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所从事的劳动分工性质差别等,所体验和感受到的生活状态不同,对美好生活的诉求自然也不会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操控资本,工人从属于资本,活劳动作为一种异化于人的存在,只是资产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财富只集中在资产阶级,在工人身上则表现为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26](P555)}。工人很难甚至无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他们所能尽力做的只是摆脱绝对的贫困。一部分人的美好生活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糟糕生活为代价。所谓的美好生活不过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虚假的、资本家的美好生活。当然,也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27](P666)}。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图景,马克思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私有制彻底消除,阶级不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到高度统一;被动性、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己力量消失,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任何人都不再属于特殊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当然,我们并不需要担心人们会随心所欲无秩序地选择职业。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尚的精神境界已经普遍化,人们的思想觉悟与自觉性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他们已经突破了物质资料的束缚,转而追求和实现精神的超越,即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存在”状态。总之,这个社会统一体已经彻底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和“对物的依赖关系”,正处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无疑,在这里,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其各种属性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得到极致展现,

并且整体呈现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图景。

(三)就人类而言:解放全人类

“马克思的眼界一开始就是总体自由的眼界。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自由。”^{[28](P29)}人类即所有现实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基于此,人类解放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每一个具体的现实个人自身的解放,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二是由现实的个人结成的社会关系的解放,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事实上,个人解放、共产主义、人类解放是一个紧密交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充分条件,个人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29](P50)},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历史实践方式,以实现个人解放和人类解放为价值追求,为个人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统一创造现实条件,个人解放又是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和归宿。因此,我们无法界限分明地定义什么是人类解放,而总是将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表述。所谓人类解放就是指人类不断把握和超越外部限度,全面颠覆资本逻辑,不断地消灭现存状况,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市民体系和国家,进而促成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30](P117)}。待到全人类解放时,世界将普遍呈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那些使人受屈辱、被奴役、遗弃和蔑视的一切关系都被推翻^{[2](P10)}，“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26](P564)}都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任何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回归于人自身,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人或者社会化的人。这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物的最优整合、人与人的最佳融合及人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的高度和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真善美统一的最高境界和必然归宿^{[30](P116)},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即人类不懈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最高境界。

但是,真正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2](P154)}。“现实的世

界”即现实生活,“现实的手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正如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的那样,人类解放也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166)]。人类解放的历程就是生活世界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否定再否定的过程,否定不是终结,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成、发展和超越^[31]。生活的性质和状态决定着人类解放与自由的程度和状态,人类解放与自由的程度与状态规定着生活的性质和状态,二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逻辑的一致性。

[注释]

- ① 学界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存有不同观点,这里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

[参考文献]

- [1] 赵长态.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0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5] 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王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J].学术交流,2008(1):112-117.
- [8] 李岩.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本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黄英燕,陈宗章.“美好生活”的四个维度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2-17,105.
- [10] 陈学明,毛勒堂.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劳动的幸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2-17,53.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4] 宋芳明,余玉花.人民美好生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任务[J].思想理论教育,2018(2):44-49.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6] 章忠民,秦关.论在追求美好生活中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J].学术论坛,2018(6):100-108.
- [17] 邱耕田,王丹.美好生活的哲学审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20-27.
- [18]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3版)[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9] 邓纯余.思想政治教育超越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1]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22] 马俊峰,王斌.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其生成逻辑——基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9.
- [23] 杨楹,王福民,蒋海怒.马克思生活哲学引论——生活世界的哲学审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4] 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5] 武天林.实践生成论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8]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M].傅小平,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29] 陈飞.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视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30] 刘同舫.马克思的哲学主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1] 李雨燕,曾妍.自由时间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及其构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26-31.